
管子榷

管子榷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氏布行而裒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究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盛楚越之戚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淹而滅亡也

通戎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兎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若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潛滅過而艱阻憂

辰將神不爽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太事不言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禍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將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各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若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凡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太無功故近於醜(適)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中以誑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誑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一皆能修則居然守護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適常如此者動必有功也使我靜而脩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鈐陰節勝于為主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主之道也逆節萌生(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俟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為纂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殘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用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循之形哩人則發動而成如耳若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

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人不能代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已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而）贏縮究止功成名遂身退也故窮寇勿追黷武如敗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伐也）贏贏縮縮因而

為當（必行藏頓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所以防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

形（死生錯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

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以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

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通)湯武之革命順天

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

求（道德純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通)狀兵以女

志曰始若處女敵人開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

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後隱處常徐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後為政行德常徐謙讓不與物爭待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謀云之節）行於不敢（然後有所與為也）而立於不能（則人不能與我爭勇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道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謹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

〔圓〕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周密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叙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於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義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明人無法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奪信奪信振超說言兌育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根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所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招採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若神忽宜欲索之則不得若來之招採之下順時而取可也則通招採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

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將將為心獸厥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懼厥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匿厥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其得獸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聖人之取天下也大文三會三會言其極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會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會人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

行也故能假其武力 通 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順

演 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陟權書也吾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死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国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支包乎地而依乎地始乎地而生乎地坤之上龍血玄黄則潜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静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静動乘乎天而静不雜地故曰常動常静常清静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静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我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故曰無

攖人心攖之下則兩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潛滅險而蕩哉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者當故不驚知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從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刑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不寸常變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義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於明不修其故以則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直庶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乎也言但能守慎則政下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能臣德皆令於道也]能負上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評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敘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澤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通樂土惠君他邦所無往而無得守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矣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矣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矣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明稱多峻亦自爲戰而不徳於君九矣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評 肯莪詞溢戰國末之文

㊟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據六虛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燬儒坑一槩先王之則仲居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罷桎梏監門而竟莫為蔀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汲七王之康溢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亂一時自詭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畢哉詆痔尽辰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與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易者也 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識

意一時之過爲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主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誣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齊禮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民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究典主此言緣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數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

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舉以法取人明無請謁之求然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閒註亂也法行則博學詳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俳服奇行皆過越法則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慢行以悚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然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閑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爲託於諸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閑識謂多邪僻詭辭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爲怪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適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閑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

法侵陵謂侵陵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之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治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輳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謂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能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

（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

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就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遠不能深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

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殺及故恐奇奇竊）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之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缺也）如日月之明（無私燭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不失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人從也）往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順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卑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愛君君則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所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廣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故無之致

故無罰也

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想○林當作京損乃字有闕誤

〔註〕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以邪臣起

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欲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不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

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歷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也遺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門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明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謂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匿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之。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詐姦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人為其[illegible]。而守法為之可也。任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評〕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之治勝于民不可下成泰之敗而至不可收則勝之流毒乎小問亦云勝民之為過非天下之大道也旨中矛盾亦一証

〔評〕此等文涉易濡下也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徵商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唐

威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事謂為政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令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供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甲墮也謂安墮而倪倪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更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必理也治莫賢於得齊齊謂禁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窮窮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明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謂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與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討在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已主主富國而黜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異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評曰禁末止奇不與後

扉矛看手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叢書之書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所以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五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事有所用故亦當倍貸之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晩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政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通）霸不務德而勤于兵以粟生之而隨耗之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其生無後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人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言楚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固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榷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註】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註】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故以精氣為業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與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大反數乎如在於海淖約淵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亡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氣以力止氣愈去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意調其官竅使之諧氣自來也通有為不如無為調

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

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通定慧得果圓

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淵乎如海卒乎如在己四言

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

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

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並作法備矣旦

慕解在旅者此處政不恣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悟能得其旻所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樂勦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心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適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歡已去餘情何發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者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

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之貌言心[illegible]遠如欲窮之則無其[illegible]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道若有若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道心為神家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窮無極狀神之妙爾稽神之法耶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盈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以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以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

不見其形。李至於妙則近於心心之方寸靈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未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因而形見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通成風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演)無音聲乎無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世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李在心曰淫淫生登假知怀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惟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言靜心則氣自理故道來止也）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来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象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本不移〕聖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智則理成足故止也遂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爲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乎死乎死之爲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人亦天矣凡

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決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伸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不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任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法地之義則能深皆自至深進貌也圖深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

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

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然不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

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忘官償則中心自得也有

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全矣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則

生來不昧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

自來精想思之除之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於心也得之而勿捨耳目

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皆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不能自知耳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埸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在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心以藏心言心下於心也藏心之中又有心焉過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究其元神從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

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形見也形然後言有形
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故有所出令使令使然後治(註)使然後
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强益生曰祥
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
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
於精則無竅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
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
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
海體固竅通故能盡畢天地徧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

故內無惑意邪菑自銷也則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外完則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適禍不全者之不逢不遇解在乎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强遂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柔微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諧家少發面如鼓頸餘皮須有繼相人以是定其夭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

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

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于於道故內得也）

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忒也）

凡道（翻）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雜雜不一且精于微而未妙于化猶以

識入非以神解也有之無非無之無必周必密（周密）

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而容則）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

舍（多舍則自戕）逐淫澤薄（競逐深邪淫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

德（知極天德宗道自德）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

於形容（心和者容時也）見於膚色（內得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全謂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下樂朝而過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經不纆纆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然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惟保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之也）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矣〔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靖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通逐逐彼不休求人者也能止能已含人而得已思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所[illegible]思之也〕[illegible]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感解心釋神則此隨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固外薄則尔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陳神以褱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能

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所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遊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通鬼神通之莫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還思索其知自生通何思何慮多知為敗慢易生憂緣慢輕易必致凶擱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疢疾而困何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徹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而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適其舍而至於死則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弱續善制者不制善沒者不約善乃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慮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亦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續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illegible]道其精不見

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微結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心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備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雜心知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為害之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調抑於胸中也）圖

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適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注則血銷而竭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遬竭）

〔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

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則安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来長故神遠故其用不溺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頓然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謂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擾亂則當正之）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乎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

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通）安而後應應而

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

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

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通）得和則理平而丞

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郤夫馬以資無適戎

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敉不新成

故曰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儉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纒束其馬懸鈎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藉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評 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佳者入古謗者不足攬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以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此大義也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叚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孚謂重之以絕）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請材若必當賣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市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價直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以奇謂權譎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則多見務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固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入必誠信然後為君況聽汝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與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家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央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嫉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閉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吾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習

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

雖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

之也不失有德謂以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言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豊其臣教君豊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豊言德豊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氾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

於二三子（但當坌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取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專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因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嚴誅數皆有過嚴其誅罰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然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持謂見劫執也弑謂弑親也危哉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

[illegible]傅馬棧工于歲粟禾工于順熒浩浩覺工于下士此小問之篇言與潛溪古音新語自謂

芳芳不古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

而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伐敗矣備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則備君子用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强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汝也謂君之材能多以有而非實知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以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証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强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
纔激强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肖故知其君小人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莢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鐵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胡絢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孺也眗柔順況穀苗始至則柔順故以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稈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免謂益有謹厲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為命敎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評）粟禾

兩喻即隰當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承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匡仲旅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
不築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
而伯逆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
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
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寧咸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肯召我投之配匹與之為居乎也寧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語而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

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己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實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而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君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榷第十六卷終